

明代隆庆三年(1569)六月,海瑞升迁为“右金都御史”,总理粮储提督军务,兼任应天(即南京)等十府的巡抚,达到了其仕途的巅峰。他在江南勒令乡官退田,疏浚农田水利,深得百姓爱戴,却得罪了朝中权贵,当时的宰辅大臣高拱就设计排挤海瑞,逐渐削夺和架空他的职务和权力,让他从隆庆四年(1570)春天开始“候用”。

1570 年四月,身上无职的海瑞回到家乡海南岛,等待朝廷的再次起用,谁知这一等就是 16 年,待到 1585 年复出时,海瑞已年过古稀。

十六年纪事
海瑞罢官南归
诗文会友
勤问农事

文／海南日报记者 陈耿 实习生 王亚强 图／海南日报记者 苏晓杰

海瑞画像(资料图)



海瑞(1513—1587)清正廉明,不惧权贵,一心为民,最终被奸佞排挤的故事,正史有记载,民间有传说,京剧在唱,地方戏也在演,不同名称和主题的电视连续剧也拍了一部又一部。“百度”一下“海瑞”,相关网页超过 1100 万个,热度仅比那位被他骂过的嘉靖皇帝稍低。从 1587 年海瑞病故至今,时光已经走过了 400 多个春秋,这位古人却还受到这般纪念,不能说不是一个奇迹。

然而,人们关注得较多的是海瑞当官时的行踪与事迹,其被罢官南归琼州 16 年间的经历则少有人知。

以诗文会友纪事

海瑞回到琼山后,并非两耳不闻窗外事,而是非常关心时政,尤其是对琼州发生的“新闻”十分敏感。这首题为《倭犯钟司徒墓雷震遁去》的八言律诗,便是他回乡不久,听到倭寇企图盗掘钟芳墓,却被雷电吓跑一事后感而作。海瑞听到的不是传闻,而是确有其事。诗文中写道:

既归三尺乐斯堂,况有金函玉匣藏。
谁谓盖棺占定事?犹遗赫怒庇重冈。
丹忱贯石莹俱古,赤电明心山亦苍。
千载智愚都幻化,到来贤哲自洋洋。

据明代万历《琼州府志》记载,隆庆六年(1572)二月,福建漳州海盜庄西勾结 300 多名倭寇,从广东廉州渡海至澄迈海域后,焚舟上岸,夜晚赶到定安,登上城墙,但遭到当地官民抵抗,倭寇头目被杀;群贼无法攻入定安城,便向北改道,跨过南渡江进入琼山县境,由于官兵不肯出击,倭寇肆意横行,抢不到财物,便通过挖墓向坟主索要钱财。后来,贼寇准备发掘嘉靖年间南京兵部、户部右侍郎钟芳的坟茔(位于今海口市秀英区东山镇钟宅坡),此时雷霆大作,倭寇大惊失色,慌忙夺路而逃,然后向东越过南渡江,继续掳掠琼山东部地区,结果是“离海百余里,无不残破”。

倭寇在钟芳墓前惊慌失措的情状,与海瑞交情甚笃的一位琼州先贤张子翼,在其《钟筠溪山坟雷雨记》一文中,有比较生动的描述:“忽日色惨薄微雨,顷刻间轰雷掣电,暴雨倾注。诸酋心悸胆落,莫敢仰视,罗拜叩首。虽压以三军,被以重围,未有得其慑服如是者。相与蚁引而去,厝用安堵。”

倭寇越海而来,焚舟登岸,大有破釜沉舟之势,应是虎狼之辈,最终却被雷电吓得像蚂蚁一样,灰溜溜地离去,使得钟芳坟茔得以保全。在大自然的伟力面前,再凶悍的匪徒都震慑不已。

循着海瑞诗歌所提供的线索查找史料,可以知悉嘉靖、隆庆和万历三朝的海南岛沿海地区,饱受海盗和倭寇的骚扰,民众叫苦不迭。

海瑞得知倭寇盗挖钟芳墓之事,很有可能是从张子翼的文章中读到的。

另据梁云龙的《海忠介公行状》记述,海瑞居家“候用”时,并不喜欢游山玩水,唯一的嗜好是读书,10 多年中,常与来客谈论艺文经义,感到饥饿和困倦的时候,就用手撑着肚子对客人说一点都不饿、不累,即使送客出了门,还站着谈论到日影西斜。

问农事殚精竭虑

海瑞赋闲在家期间,还赶上琼州的一件大事——明朝开国 200 年来海南从未有过的“丈田”之举,他置身其中,为琼州府和琼山县的官员出谋划策,使得这一举措推进得合情合理,民众受惠。所谓“丈田”,就是对耕地进行丈量 and 确权,从而确定田主应缴纳税赋的多少。

那是在万历六年(1578),事情的起因是书吏在核算田亩时,“黑”了海瑞家的一亩八分地,他当即清出,并声明不是为了让自己获利,乃是通过申诉来加以纠正。海瑞不仅争取个人权益,而且以此为由头,

针对自己了解到的“丈田”过程中出现损害百姓利益或有失公允的问题,与琼州知府唐敬亨和琼山知县刘大尹书信来往,表达个人的观点和建议。

譬如,一里之田和一顷之田同属一家,在丈量登记造册时却里长一册、甲长一册,彼此参错,很难查考,而且容易出现欺瞒和作假的现象,生出弊端。因此,海瑞认为一里之内,根本不需要两班丈田人,更不需要两套图册。

又如,府、县在确定土地等级时,以一年两熟的田为一等,一年一熟的为二等。海瑞也认为不妥,理由是同是一年两熟的田地,收成往往相差甚远;而一年一熟的田地,也有比一年两熟者多收一倍粮食的;应从实际情况出发,斟酌而定才是。

在《海瑞集》(2003 年 1 月,海南出版社)中,收集了他就“丈田”问题,写给唐敬亨和刘大尹的 10 余封长短不一的书信,其中不乏一些建设性的观点。遗憾的是,集子没有收入唐、刘的回信,否则参照阅读,信息量一定更丰富。

海瑞的实践经验是他在浙江淳安和江西兴国担任知县,以及后来巡抚江南时,多年积累下来的,非常具有实用性。而作为“实干家”的海瑞,最是容不得草率行事,弄虚作假。他曾指出,琼山县为了赶在 2 个月时间内完成“丈田”工作,有人便在未到现场的情况下,随便填报充数,留下隐患。“丈田人目不曾一见田形之面,足不曾一履田丘之地,中有奸弊,罪归何人?”(《复刘大尹》)

海瑞为什么如此关心“丈田”之事呢?他在《奉分巡道唐敬亨》中写道:“一丈田而百弊清矣。士君子为部民久长之计,无过于此。”然而,“丈田”并非易事,“然此一大美事,亦一大难事,不一一讲明于今,无以善终于后。”明确土地权属事关国计民生和长治久安,难怪海瑞这般关注,知无不言,言无不尽地为当地官员“出点子”。

愿一见海公颜貌

在海口市琼山区三门坡镇青草村前方,有一条始修于明代的水利沟,是嘉靖年间海瑞年轻时帮助开通的,因此当地村民都称之为“海瑞沟”,那条沟渠蜿蜒 10 余里,灌溉水田上千亩,特别是让地处高处的水田能够出产粮食。此后,有明一代,沟渠又经过了 2 次疏浚,最后一次是在隆庆五年,也就是海瑞回乡“候用”的第二年。到了清代,青草村人为了纪念海公恩情,专门为他修了一座“海忠介公庙”,并勒碑记述他的事迹,庙、碑至今尚存。

海瑞滴居乡里时,平易近人,老百姓想见他一面并不难。

明代比海瑞稍后的广东学者张萱博闻强记,熟知典故,其著作之一《疑耀》里的《司马文正与海忠介》一文就写到:乡民凡经过海瑞家门口,都要求见一面,而且常常接踵而至,有点像今天的“追星族”;海瑞每次回到家里,则正襟危坐在厅堂里,没有进入内室休息,也不关门闭户,以便接待求见的乡亲。

海瑞见有来客,总会问道:您为什么要见我呢?要说什么事吗?得到的回答一般都是:“无事,愿一见海爷颜貌耳!”乡民求见也没什么紧要的事,就想看看海瑞的容颜样貌。这种情况经常是从早到晚持续如此,难得消停。

与老百姓怀着仰慕的心情求见不同,有些人不远千里从京都来琼“看望”海瑞,就显得动机不纯了。

据《明史》记载,万历初年,张居正入阁主政,与前任首辅高拱一样,他也不喜欢海瑞。张还曾派巡按御史暗中监视海瑞,“御史至山中视,瑞设鸡黍相对食,居舍萧然,御史叹息去。”由于张居正心里忌惮海瑞的“峭直”,因此尽管朝内朝外有多人举荐起用海瑞,他都不应允。

万历十年(1582)冬,张居正去世。万历十三年正月,海瑞才得以官复原职“南京右金都御史”,不久升为“南京吏部右侍郎”,不过此时他已是 72 岁高龄。2 年后,海瑞一病不起,拒绝用药,不久辞世。



坐落在海口市三门坡镇青草村的“海忠介公廟”。



海口市琼山区三门坡镇青草村前方,始修于明代嘉靖年间的水利沟,是海瑞年轻时帮助开通的,人称“海瑞沟”。